

二十 古代小說和戲曲的大團圓現象

朱光潛曾說中國戲曲是：「隨便翻開一個劇本，不管主要人物處於多麼悲慘的境地，你盡可以放心，結尾一定是皆大歡喜，有趣的只是他們怎樣轉危為安。」^①其實，不僅是戲曲，不少明清小說在結構上都是採用「先悲後喜」的大團圓模式。

「有情人終成眷屬」

大團圓的結局，是中國古典戲曲中一個很明顯的特色。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《西廂記》，它所期盼的「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」，幾乎成了這類戲的共同主題。

元人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（全名《崔鶯鶯待月西廂記》），寫書生張君瑞上朝趕考，途經河中府，在普救寺巧遇前相國之女崔鶯鶯，二人一見鍾情，在婢女紅娘的幫助下，越禮幽會，私訂終身。崔母不願把女兒許配一個窮書生，逼迫張生上京趕考，



《西廂記》情景圖

^① 朱光潛：《悲劇心理學》，頁218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3年版。

獲取功名，才答允婚事。後來，張生終於一舉及第，高中狀元，歸來與鶯鶯成親。這個故事本源於唐代詩人元稹的傳奇小說《鶯鶯傳》。小說本來是悲劇結局：張生赴京應試，最後將鶯鶯遺棄。這故事產生以後，引起很大的反響，人們對鶯鶯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。到了金代文人筆下，悲劇演變成喜劇，鶯鶯和張生最終美滿團圓。王實甫對歷史流傳的崔、張故事進行全面的加工，編寫成歌頌愛情、反對封建禮教的雜劇《西廂記》。

「合 — 離 — 合」的結構模式

才子佳人小說盛行於清初順治、康熙、雍正年間，數量有四五十種之多，是清代愛情婚姻小說的一個流派，作品主要有《玉嬌梨》、《平山冷燕》、《好逑傳》、《兩交婚》、《賽花鈴》、《金石緣》等等。

這類小說以描寫才子與佳人的愛情婚姻故事為主，小說結構通常由「合 — 離 — 合」三部分所構成的：故事先敘述才子與佳人相遇，通過詩賦的交流後，互相仰慕，私訂終身。接著，由於小人的從中作梗，才子與佳人遭受亂離和磨難。後來，衝破種種的障礙，才子金榜題名，與佳人結成美滿婚姻，大團圓結局。如：《玉嬌梨》中的男主角蘇友白在高中科舉後與女主角白紅玉、盧夢梨喜結良緣；《平山冷燕》的男主角燕白頷、平如衡同時高中，奉旨成婚，分別與女主角山黛、冷絳雪喜結連理；《好逑傳》中的鐵中玉與水冰心，《飛花詠》中的昌谷與容如，《定情人》中的雙星與江蕊珠，無一不是如此。

迎合觀眾或讀者的期待心理

對於這種大團圓的現象，王國維有這樣的見解：

吾國人之精神，世間的也，樂天的也，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，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，始於悲者終於歡，始於離者終於合，始於困者終於亨；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！^②

② 王國維《〈紅樓夢〉評論》，見《王國維論學集》，頁358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年版。

他以民族精神的體現來解說，認為這種結構模式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觀念和樂觀的審美心理。在以「仁愛」、「忠恕」為基本道德原則的文化環境裏，人們希望看到故事中那些不幸的主角有一個美好的結局。如果就真實生活的常理而言，故事人物不可能擺脫不幸的遭遇，那麼通過藝術的想像使其從不幸中超脫出來，就頗能與觀眾或讀者的期待心理相符合。

魯迅和胡適在論述中國人的國民性時，則對這種現象加以抨擊：

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，用瞞和騙，造出奇妙的逃路來，而自以為正路。^③

閉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劇，慘劇，不肯老老實實寫天下的顛倒慘酷，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。^④

兩位學者都認為這種大團圓模式的安排是不切實際的幻想，並給讀者很壞的影響，使人民不肯面對悲劇。

對於這種大團圓現象，歷來褒貶不一，爭議不休。可是，對於一般的人們來說，時至今日，大家所期待的結局，仍是這種皆大歡喜的團圓。

③ 《魯迅全集》卷一，頁221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年版。

④ 胡適：《文學的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》，載《新青年》卷五第四期。